

# 飞翔，是态度也是才情

## ——读刘迪小说集《重返飞机场》

◎南妮

他，或者她，你会觉得就是自己。

没有实现的，就是最好的。双双离婚，却绝对不再结婚。人类总体上是忧伤的，没有世俗与心灵双双完美的结局。在有的小说中，刘迪选择让死者担任主角。那种满怀深情的叙述调子可以更加自由，“没有边界和秩序”。这种独特视角的选择，一般也为文学家运用，而在刘迪写来，既显示她对于历史元素能够完满把握（《重返飞机场》），同时当死者成为架构的构件时，于小说的爱情主题有一种讽喻间离效果（《月映百川》）。不肯定什么，才是作家的机智与聪明。记得有位理论家说过，散文是写得清楚的东西，而小说是写说不清楚的东西。说不清楚的意思，就是以逻辑，以推理，以解析而说，无法说清。可正是情感的褶皱与欲望的惊悚令人可以琢磨一辈子。小说家的伟大，正在于他不屑平面而触及纵深。

出色的小说作品都有一个自在的世界。《重返飞机场》里，几乎每一篇都有自己特定的氛围。《月映百川》里是中国戏曲的背景，《大爆炸》的背景是山东油库大爆炸，《火车头》以火车头的油画作品为追踪叙述，《太极》里的太极拳语境，《寻找金海岸》里的丽岛，《日子安澜》里头的造房子，《我们一起谈论爱情》中，钓鱼是贯穿全文又不断递进的元素。这样情景交融，细致入微小说的美感便自然呈现。

但我喜欢的是，刘迪的笔触又有不事雕琢的简洁大气。描写风景是这样，靠对话推动情节也是这样。小说难的是人物对话，但《重返飞机场》里，人物的对话既自然又诗意，并显示智慧与张力，这成为小说集的观点与作品的成功要素。往往，一段对话与场景，构成乐章般的洗练与弹性。刘迪喜欢诗歌，这也帮助她锤炼了语言的精炼与简洁。

青春飞扬是读完《重返飞机场》的感觉，刘迪也说“谨以此书致敬青春”，青春只是自然生命的一段时光，对于作家来说，青春应该是永远的语汇。杜拉斯晚年还在写她18岁的故事，写得如此深邃而动人。重返飞机场的“重返”，表示着诗意的刘迪终于坚守并拓展着属于她的艺术意象。坚实的大地，飞翔将是一个不老梦。



刘迪 著  
重返飞机场

数年前，在《收获》上拜读了刘迪的长篇小说，写飞机场与飞行员的故事，宏阔的气势、扎实的细节、萦绕全篇的浪漫主义情愫，令人激动而难忘。现在，刘迪推出的最新短篇小说集，仍是以飞机场命名：《重返飞机场》。可见，飞行，对于这位出生于飞行员之家的60后作家来说，既是现实中的动作，又是心灵的一种隐喻。

“情爱，欲望，生死”是《重返飞机场》书写的主题。在书的第一页，作者写道：“在诡异的场景中，死去的人活着，活着的人已死。没有边界和秩序，神秘的丛林，让人欢乐忧伤并放纵。”在机械、麻木、重复、庸常的面纱滤过之后，刘迪要寻找心灵隐秘的空间，激情的极致，所有拓宽与加深我们生命感受体系的可能。相对于平静，这是一种激越；相对于拘泥，这是一种昂扬；相对于务实，这是一种飞翔；相对于理性，这是一种失控。只有一次的生命，如何让我们更加珍惜？那就是去挑战生命本体。——刘迪的小说离我们很近，常常，她小说里的那个

# 风尘里，顾侠情

## ——读海飞长篇小说《风尘里》

◎董艺帆

还未从惊蛰的雨中醒来，《风尘里》的更锣声便将人从枪林弹雨中唤醒，溯洄到明朝万历年间的刀光剑影中。小说讲述了锦衣卫的故事，与我们寻常认识到的锦衣卫有所不同。

回望那些耳熟能详的锦衣卫系列影视作品，锦衣卫多是身高高大、着黑衣、冷峻的英雄形象。而深入探究，我们会发现飞鱼服实则色泽鲜艳，锦衣卫的主要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也就是说除去皇帝的贴身侍卫，他们还需要隐藏身份穿梭于市井之间，收集军情，那么主人公田小七等人能够成为锦衣卫一员，实则是作者的明智之处。作家海飞看到了在历史空白处虚构的可能性，使其在保留其历史真实性的同时又不失传奇色彩。海飞将明代以水师抵抗倭寇，以锦衣卫搜集情报的史料作为叙事的支撑点，使小说得以依托历史；将一群小人物作为锦衣卫的主要力量，使小说富有传奇色彩与叙事张力。

小说以锦衣卫秘密组织“北斗门”为描写的重点，田小七、唐胭脂、土拔枪枪、刘一刀、郑国仲、元规与万历皇帝等人物可划分三种不同的阶级：“田、唐、土、刘”所代表的下层百姓；“郑、元”所代表的官宦贵族；皇帝所代表的最高统治者。其中最为耀眼的，



作为一部古代谍战小说，像“拆套娃”一般的情节安排层层递进，使得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能参与其中，人物成为多条引线让小说情节得以环环相扣。田小七、甘左严、郑贵妃、柳章台（万历在民间的化名）、无恙等人，他们身份的转变成像彩蛋一般，使得小说情节一波三折。作为一部武侠小说，田小七、甘左严代表侠士形象，既有铁血亦有柔情。尤其在小说末尾处，二人与恋人天人两隔时，在爱情悲剧的衬托下，他们的英雄气概得以再添一重悲壮。但是，将结尾与开头相比较，作者对英雄爱情的描写显然集中在后半部分，人物情感从何处开始，作者并没有详细描写。对比之前已经影视化的小说《惊蛰》，主人公陈山的感情线吸引了一大批“CP粉”，甚至有不同“CP”称呼，如：“山离”“山晚”，可见读者对情感关注热情之高。在海飞笔下，人物的爱情虽然是小说的辅线，但因爱情故事自古以来均持有不容小觑的阅读吸引力，远至《西厢记》《红楼梦》，近至网络文学中的女频小说，就连鲁迅都要叹着气为母亲买张恨水的小说，可见爱情在小说叙事中仍是一道门槛，而门槛的两边是读者与文本。

小说末尾处，无恙的死而复生又暗示着小说的未完待续。田小七与无恙会发生怎样的纠葛，田小七与无恙的情感后续又会怎样？在后续小说中，笔者希望看到更加饱满的英雄形象。

### 新书速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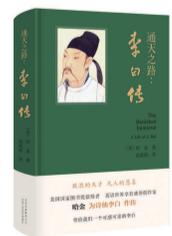
#### 《理智与情感》



本书是简·奥斯丁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和《傲慢与偏见》堪称姐妹篇。埃莉诺和玛丽安两姐妹生在一个体面的英国乡村家庭，姐姐善于用理智来控制情感，妹妹却在情感上毫无节制，因此在遭遇恋爱挫折时，两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姐姐忍辱负重，始终与人为善；妹妹心高气傲，几近崩溃……与主人公命运牵相关的闲得发慌的乡绅太太，势力无情的兄嫂一家，市侩虚伪的远房姐妹，以及少女心中那几位或道德败坏或正直优柔的恋人在这场风波中悉数登场，成就了一则以细腻笔触和生动对白见长，讲述没有富裕嫁妆的少女婚恋的经典故事。

这本书采用最得奥斯丁作品神韵的十九世纪末英国画家休·汤姆森独具魅力、流传至今的原版插图40余幅，生动再现了经典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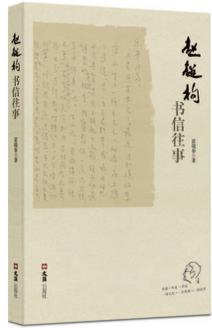
#### 《通天之路：李白传》



这本书从李白富于传奇色彩的身世讲起，童年入蜀、青年出蜀，两次婚姻，李杜友谊，壮年干谒，老年流放，客死他乡……既写出了天才成长过程中的浪漫与挥洒，又写出李白一生的种种挫折与苦恼，尤其是在饱览祖国名山盛景的同时，又在功名梦想与求仙情怀之间经历着内心的徘徊与撕扯……叙述如金线串珠，将李白的不朽诗篇穿成一串璀璨的珠链，加上著者结合唐代历史、李白名篇对其经历与情感展开的推演想象，使得诗作与传主形象交相辉映，产生奇妙的阅读快乐。

哈金的《通天之路：李白传》是英语世界第一部李白传。

本书博采众长，对待史实态度严谨，对诗歌的阐释又别有洞天，充分体现了作者对诗人李白的敬仰和倾慕，也体现了海外游子对祖国文化的眷恋和挥之不去的乡愁。译文流利畅达，雅俗共赏。



又是一年春意浓。在赵超构诞辰110周年纪念即将到来时，我撰写的又一本有关赵超构的著作即将付梓啦！

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它首先是一本书信集，全书收集赵超构仅存的大部分信件。但它与一般的书信集不同，书信只是“一把鹤嘴锄”，重点还在于寻找、挖掘。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在《小王子》中有句话，“沙漠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的某处藏着一口水井”。赵超构的书信，就是我要寻找、挖掘的那口井。

这本书主要讲述寻找书信的过程，演绎隐藏在书信背后的往事以及它所承载的个人情感和时代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是一本人物散记。这些篇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既是赵超构作为现当代杰出人物之传记的一种补充或延伸，也是读者鉴赏信札之余最想知道或愿意了解的。出版社在终审报告上这样写道：“本书稿可视为别样的赵超构传记，尤其是传主个人生活方面的行状和家庭情况，可能是别的赵氏传记鲜有记载的。”

书信、日记与回忆录属同类文献，然书信、日记可信度更高。虽然鲁迅先生曾有“不能十分当真”的告诫，但它确实是最能展现作者在特定环境下具体心境与想法的文体之一。

赵超构尤喜《赖古堂尺牍新钞》《昭代名人尺牍》等典藏，并叹为观止。遗憾的是，他给后人留存的书信并不多，回忆录或日记之类更是不写。我在撰写《报人赵超构》的过程中，开始留意搜集赵超构书信。几年下来，手头积攒了一批。这些零散的带有自传性质的书简断章，都是他无意中写下来的真实思想。对于研究赵超构将是一份难得的基础文献。

赵超构写的信都很短，三言两语，惜墨如金，点到为止；内容大抵是往来琐事，也有家长里短，简洁明了，他从未在书信上说三道四。“窥一斑而知全豹”，从他这些简短的书信中，能够发现他人际交往的另一面，因而显得弥足珍贵。

正如戏剧家吴祖光所说的，赵超构“胸有丘壑而木讷不善言辞”，但他却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一生所从事的记者生涯，是一个储备知识、拓展人脉和迸发灵感，砥砺前行，抵达人类精神之彼岸的神圣历程。他交往通信的对象众多，不乏名家大腕，但尤为可惜的是诸多书信都未能保存。譬如他写给文学巨匠巴金的信，我们就只能在《随想录》中，看巴老引用的“只言片语”了。

通过一个人的往来书信，可以看到他的“朋友圈”。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赵超构的“朋友圈”：巴金、张乐平、黄佐临、曹彦修（严秀）、王乐天、郑逸梅、张友鸾、张西洛、魏绍昌、裘柱常、褚钰泉、谢蔚明、吴泰昌……

书信的作用不可低估，它有时甚至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命运走向。1949年初，同为杂文家的郑拾风“被迫逃离南京远去湖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正是先期到达香港的赵超构，“从香港发出一封信”，使他“摆脱窘境”，转道香港，一同“走向解放后的上海”，开始他光明“人生的新旅程”。

赵超构与诗人袁水拍、刘岚山是《新民报》时期的同事，他们在某一个时期曾保持通信。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时，赵超构就回复过袁水拍一封信。袁水拍在给刘岚山的信中称“得复信很热情，要我为报写稿，我一定要写。赵（超构）是个好人，你也特去函，并要看他，可见大家均有此感觉。”（见刘岚生《我和袁水拍》）

赵超构不太主动写信，但他却有信必复。多年前，我与刘岚山先生的女儿北京大学夏晓虹教授谈到这件事，希望能找到他父亲与赵超构的通信。夏教授找遍家里每个角落不见信函，倒找到了赵超构为其父诗集《枪与笔大会师》而写的一篇序言。

近翻《宋云彬日记》，见有几处与赵超构通信的记载，但语焉不详。据我所知，赵超构还与唐云旌（唐大郎）、林文山（惠牧）、钱辛波、范征夫等人通过信。或许只能从当事人留下的文字或叙述中，了解片鳞半爪，或者揣摩几分。天下事不如意十有八九，遗珠之憾既是意外，也是必然。现我于此，零零散散这么一记，也算是遗憾之中的一种宽慰吧。

每一本书都是作者“身上掉下的孩子”，至于它的优劣，只能竭诚等待诸位同道及读者朋友的评判了。赵超构在杂文《痛苦而不悲观》中说：“人生最大的乐趣与成功，便是：以不怨不惧的态度，征服一件一件的痛苦，愈想享受有生之乐，便愈应从事战斗的生活。”于我而言，人生最大的乐趣与成功，莫过于怀揣儿时的梦想，从内心崇拜或敬仰一个人，为他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我一直在路上，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奔跑！

（本文为《赵超构书信往事》跋节选）

# 赵超构书信往事

◎富晓春